

# 西川滿與池田敏雄的「虎姑婆」

陳艷紅

中央警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摘要：**在台灣普遍流傳的民間故事「虎姑婆」，透過兩個日本人以日文書寫的資料，吾人可以看出文本的藝術性與寫實性。同時也如實反映出文本執筆者西川滿與池田敏雄的個人特質。印度『五卷書』所載民間故事之世界性流傳，以及柳田國男所指出，民間故事的樣貌不論其枝節如何依循時間與空間的轉換而做某種程度的修正，其宗旨依然不變。西川滿之藝術性「虎姑婆」，刻畫出其富於想像的感知；池田敏雄之寫實性「虎姑婆」，凸顯出其實證的堅持。這兩種記載都證實了民間故事的流傳。吾人將之喻為「虎姑婆」之雙璧。再者，漢民族的習俗中流傳著，虎年生的女性個性強悍，會對老公造成某種傷害，因此娶媳婦都盡量排除虎年生的女性，而且結婚典禮時也盡量不要讓虎年生的女性參加。此一有關「虎年之女」的俗信究竟是否與「虎姑婆」民間故事有所關連，似乎是個很有趣的議題。西川認為日本沒有「虎姑婆」；而池田認為「虎姑婆」與日本「猿蟹合戰」和「老天爺的金剛棒」類似。但是西川與池田都沒有將「虎」的強勢、兇猛與十二生肖的動物屬性相連結。又大和民族「丙午之女」（1906年、1966年、2026年出生的女性）和漢民族「虎年之女」同樣，因為個性強悍而被敬而遠之。如此這種動物屬性衍生成該年出生者的個性之俗信，應是十二生肖文化的延伸。漢民族「虎年之女」和大和民族「丙午之女」很不幸地一生當中無法揭除這宿命似的標籤。「虎姑婆」的民間故事將會繼續流傳，但是「虎年之女」和「丙午之女」這種特定形象大概會隨著時代變遷，女性主義的發展而逐漸淡化。

**關鍵詞：**民間故事、虎姑婆、西川滿、池田敏雄

**綱目：**

壹、前言

貳、民間故事「虎姑婆」之今昔及類話之流傳形態

叁、西川風格的「虎姑婆」

肆、池田風格的「虎姑婆」

伍、結語

## 壹、前言

西川滿與池田敏雄共著的『華麗島民話集』於1942（昭和17）年5月27日出刊。這是身為日孝山房主人之西川滿製作的限定私藏版本。書的內容是西川

選取池田實地采風的民間故事當中二十四篇，以「西川文學」風格編輯而成。二十四篇當中，池田敏雄最中意的「虎姑婆」字數最少（約二百四十字），佐以畫家立石鐵臣的插畫。

1944年8月1日池田敏雄的『臺灣的家庭生活』問世。書的內容是記載他遊走艋舺近十年歲月的真實經驗。四百多頁的目錄順序以「家庭生活」為主，接著是「女性與民俗」「民間故事編採」「家庭年節記事」「市鎮歷史」。其中自成一主題的「民間故事編採」有三個題目合計二十四頁（這與其他項目比較，比重明顯偏少），「虎姑婆」居其首。

1939年、西川滿發行『臺灣風土記』，池田協助編輯，創刊號就刊載黃鳳姿的「湯圓」、池田的「臺灣挑灯考」。如此良好的互動，後來卻因文學範疇理念有所差異，西川執著於南方文學學；池田則在台灣民俗的紀錄與編輯上開花結果。1941年7月『民俗臺灣』創刊，池田與發行人金關丈夫主導企畫、編輯等重要事宜，是雜誌的靈魂人物。西川曾於『華麗島民話集』刊行之際，於『文藝臺灣』4卷4號（昭和17年7月）中陳述自己與池田理念相左之經過。

1995年4月，筆者有幸隨同張良澤教授與前輩陳藻香氏，造訪東京阿佐ヶ谷西川邸宅。席中，回應長者西川的詢問，謂對池田敏雄與『民俗臺灣』有興趣。由於事先從資料得知，西川滿與池田敏雄的心結，筆者的回答顯得猶豫與不安，未料眼前這位慈祥的長者不慌不忙，拿出珍藏的『臺灣風土記』『華麗島民話集』原本相借，而且送佛送上西天，免費使用其書齋裡的影印機整本影印。當日西川口中不曾有過一句有關池田敏雄的惡言。

本文乃以池田與西川兩人所刻畫的台灣民間故事「虎姑婆」為中心，嘗試探討究竟民間故事應走文學風格，抑或民俗風格。有關西川滿文藝活動及其特色之部分援引自前輩陳藻香創作之處頗多，特此致謝。

## 貳、民間故事「虎姑婆」之今昔 及類話之流傳形態

「虎姑婆」是廣為流傳的台灣民間故事。猶記得小時候，酷暑的夏夜，村民集聚在曬穀場中，聆聽大人生活點滴與阿公阿媽講述民間故事是小孩子最期盼的娛樂時刻。小孩子總是一邊心驚驚，一邊瞪大眼睛，側耳傾聽，期待阿公阿媽開口敘述已經聽過許多回的民間故事。如果有小孩調皮搗蛋，白目惹人煩，大人的經典斥責就是「再不聽話，就叫虎姑婆叼走。」當下這個搗蛋屁孩立即乖乖聽話，這似乎堪稱為民間故事「虎姑婆」的衍生效果。

民間故事的流傳與人類「弱者逆轉勝」的普遍心理呈現顯著連結。換言之，形成鼓勵弱者只要肯下工夫努力克服困境，也可反敗為勝的模式。又，民間故事裡出現的類似「道具」的東西在現實世界可比喻成法律・規範等。作家張恒豪將虎姑婆為避免小姊姊逃走所繫的那條繩子比喻成國民黨統治下的戒嚴令

<sup>1</sup>。

<sup>1</sup>張恒豪「讓「庶民記憶」在「個人心靈」裏復甦——談「善訟的人的故事」「夜猿」的民間故事」

近年來台灣各地方行政單位的文化中心致力於民間文學的採集。詳細閱讀採訪者田野調查的結果，不難發現受訪者所敘述的「虎姑婆」版本骨架相同，但枝節各異。可見「虎姑婆」的流傳與世界各地的民間故事都出現同樣情形。與「虎姑婆」類似的日本五大民間故事當中，「猿蟹合戰」以及其他持續流傳的民間故事，更利用網路傳播，由網民接龍，為這些民間故事創造新內容。1999年9月15日的訊息，日本パロディ parody 學會透過最新媒體，架設許多民間故事的骨架，讓同好者發揮想像力，以現代風格世間情為枝葉，為血肉的聯想遊戲。其中，猿蟹合戰就刊載 24 件作品。此情此景，稱為搭上最新媒體順風車的口承文學。

於此情況之下，探詢民間故事的起源是學者的一大挑戰，而研究成果勢必要受來自學界各方的批判。日本民俗學者柳田國男曾對民間故事的特質作如下的敘述。

民間故事的數量隨著時代演進而增加，只有那種無根無種的新東西不能存在，而經分株或插枝之後，一而再，再而三，陸續衍生出來所謂的別話，即便在日本未曾發生，但在世界其他國家可真比比皆是<sup>2</sup>。玩膩了內容較長的民間故事，但覺其已經索然無味者，可能慢慢地衍生出新的動物故事或是笑話。而且即便是人間世已無法框架自由創作的童話，出現在其中的動物種類或是本性動作依然保持原汁原味<sup>3</sup>。

簡而言之，柳田指出民間故事的無限性與有限性。亦即民間故事的骨架暫且不論，其枝葉血肉可以無限發展。但是這種發展不可以超越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

中國民間文學研究者李景江・李文煥認為民間故事具備以下的特質，「故事的母題物語永遠存在，而類話則由一國傳到一國，一地傳到一地，但故事的情節不會改變<sup>4</sup>。」中國比較文化學者季羨林稱許德國東方語言學者 Theodor Benfey 在比較文學史上的業績。19 世紀半左右 Theodor Benfey 將梵 (Sanskrit) 語的『五卷書』譯成德語。於其序文中探索出所有民間故事的久遠旅跡，建構出今日比較文學學史的基礎。Theodor Benfey 認為，世界上所有童話的故鄉都在印度，而寓言則源自希臘。6 世紀以前在印度流傳的『五卷書』是世界有名的寓言童話集，但是印度人的腦海裡並不認為那是單純的為小孩子講述的寓言童話。而是視同針對王子們有關教養、修身、處世、應敵的教科書。各寓言與童話當中穿插格言、諺語，故事本身就成為解釋格言與諺語的道具<sup>5</sup>。

季羨林就將巴利語的『本生經』與梵語的『五卷書』當中有趣的故事與個人創造組合，出版中文的『印度寓言』<sup>6</sup>。值得注意的是，季羨林以『五卷書』為題材，而於其中添加自己的發想，『印度寓言』是否堪稱為貨真價實的文藝故事。有關這點，留待後述西川風格之「虎姑婆」相對照。

『淡水牛津文藝』第 4 期、1999 年 7 月、P.144。

<sup>2</sup>柳田國男『柳田國男』全集第 6 卷、東京、筑摩書房、1985 年、二十六刷、P. 85。

<sup>3</sup>柳田國男、前掲書、P. 88。

<sup>4</sup>李景江・李文煥『中國各民族民間文學基礎』、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1986 年 P. 215。

<sup>5</sup>季羨林『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年、PP.26~27。

<sup>6</sup>季羨林、前掲書自序、1941 年 12 月 15 日執筆。

季羨林舉出『五卷書』當中弱者與強者鬭爭結果，弱者獲得最後勝利的故事。「舉例來說，PP. 5～6 雲雀向白頸雁與烏鴉尋求協助，終於扳倒大象。PP. 55～56 烏鴉殺死毒蛇。PP. 56～58 螃蟹想出妙方，殺死吞下大量漁獲之既兇惡又狡詐的鵜鶘。PP. 59～61 小兔子用計讓大獅子溺死於水井內。PP. 76～79 海鷗與海神比較誰腦筋好，結果海神敗北。PP. 100～115、鴿子、老鼠、羚羊與烏鴉都是弱者，但是同心協力對抗強敵，結果克敵制勝。諸如此類的故事都給予弱者大大的鼓勵。換言之，只要弱者同心協力，打倒強者並非不可能<sup>7</sup>。」上述這段文字值得深省的，任何寓言童話的教義都離不開弱者運用智慧，躲開強者的威脅，而獲得最後的勝利。

季羨林指出，Theodor Benfey 在分析這種故事時，絕非植基於人類後天養成的道德教訓，反而一定植基於故事本身。這種寓言與童話給人的印象就是，身為故事創造者的常民，本著積極的人生觀，非常務實的態度，因應日常生活中無可迴避的喜怒哀樂。……他們發揮想像力，試圖排除現實生活中的諸多不公不義。這種幻想充分表現出他們的正義感與反抗性<sup>8</sup>。

至於故事角色的功能，主體是主導行動的媒介，而客體則是該行動的對象與目的。主體與客體都與事件有直接的連動關係。其他四種角色則與事件有間接的連動關係。那就是發送者（sender 促成事件發生）。接受者（receiver 從事件獲取利益或呈現事件的効果）。反對者（opponent 反抗主體或因與主體競爭導致事件獲得喘息空間）。協助者（helper 因支持或協助指主體導致事件深化）<sup>9</sup>。任何一則民間故事的內容加以分析，都有與上述六種功能的腳色相對應。西川的「虎姑婆」如此，池田的「虎姑婆」也一樣。

### 叁、西川風格的「虎姑婆」

『華麗島民話集』所呈現的「虎姑婆」引用如下。

山腳下一棟簡陋破敗不堪的茅草房裡，住著一對生活貧困無親無故的姊妹花。有一天，虎姑婆來到這裡，想要吃掉這對姐妹花。姐妹花衝破牆壁，爬上屋後的榕樹。榕樹下有一條美麗的小河。虎姑婆從小河的倒影中發現姊妹花藏身在樹上，使勁地搖動榕樹。就在榕樹即將倒下時，姊妹哭著唱出「天上黑雲是我父，天上白雲是我母。」不一會兒，天上飄來一朵黑雲與一朵白雲，兩姊妹便乘著雲升天而去，令人垂憐的姐妹花成為天上的七娘媽<sup>10</sup>。

<sup>7</sup>季羨林（1991）PP.120～121。

<sup>8</sup>季羨林（1991）PP.120～121。

<sup>9</sup>張方詠『講故事—對敘事虛構作品的理論分析』駱駝出版社 Steven Cohan / Linda M. Shires 作，台北，1997.P75 出典は Prop. Vladimir(1968)Morphology of the Folk Tale, 2nd rev. edn, ed. Louis A. Wagner, trans. Laurence Scot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Russian in 1928.

<sup>10</sup>西川滿・池田敏雄『華麗島民話集』、台北、日孝山房、1942 年、PP.33～34。

上述內容如改編成動漫或戲劇，可以想像那是何等美麗的畫面。大約三格連續畫面即可呈現如此詩一般的故事。首先是身為弱者的兩姊妹與身為強者的虎姑婆在山腳下簡陋的茅屋相逢；然後是小河邊茂盛的榕樹上驚恐萬分的姊妹花與榕樹下窮凶惡極的虎姑婆對陣的場面；最後是歡天喜地乘著黑雲與白雲飛天而去化身成為七娘媽的兩姊妹。好一個情節簡潔明瞭，輪廓完整的民間故事。難怪作家龍瑛宗用「西川滿是感性的作家<sup>11</sup>」「美麗的使徒<sup>12</sup>」稱讚西川的文筆。

這般如「散文詩」、「樂譜」的藝術作品是池田敏雄採集的民間故事題材二十四則中，西川滿相中並加筆美化的新品。西川大膽放棄普遍流傳的「虎姑婆」情節，改寫成上述特立獨行的內容，自有其心路歷程。他曾在自己主編的文藝雜誌『文藝臺灣』中闡述，『華麗島民話集』的採集基準及創作過程。西川認為，如此簡潔明瞭的民間故事堪稱「民族最美的詩」<sup>13</sup>。

西川滿研究者—陳藻香氏稱許其表現技巧為「語言的鍊金術師」，也就是「一字一句都是經過纖細神經用心考量結果組裝而成，是以他在描寫快樂的事情或美好的景物自是無庸置疑，更令人驚艷的是，描寫哀傷情事惡人當道，也無陰鬱沉悶之感，宛若大珠小珠落玉盤<sup>14</sup>。」文中也具體記載，對於西川的選擇，「池田敏雄頭微傾」，足可見原本互相支援的文友，曾幾何時見解已然南轅北轍，終致分道揚鑣。至於西川選用的「虎姑婆」是池田何時何地採集的，只有等待新資料出土再繼續探討。

話說日本大分縣東國東郡有一則「老天爺的金剛棒」的民間故事，故事情節如下。

從前在某個地方有一家五人兄弟。母親在回家途中，遇上了山婆婆。母親很擔心山婆婆跟到家裡來，便使勁地要趕走山婆婆。她丟出一個吃剩的便當飯糰，但是山婆婆不滿足，試圖要追趕過母親，母親不慎倒在泥淖當中。山婆婆就吃掉了母親，而且還穿上母親的衣服偽裝成母親來到五兄弟的家。敲了門之後，老二想要開門，老大比較聰明就答道，「如果是母親，就伸出手來」。他摸到山婆婆毛茸茸的手，於是關上門。山婆婆未能得逞，只好繞道屋後蔬菜田，摘下芋頭葉子，將自己的手包在芋頭葉子裏，然後裝出非常和善的聲音，再敲一次門。兄弟們被這雙光滑無比的手給騙了便開門迎接。山婆婆聲稱要替小娃娃餵奶，臉都沒給看個清楚之前，就一溜煙地閃進寢室再也不出來。老大從紙門縫中偷偷瞄了一眼，這下大事不妙了，山婆婆正卡茲卡茲津津有味地啃著小娃娃的粉手與嫩腳。兄弟們才知道裡面是可怕至極的山婆婆，他們商量好準備逃走。接下來小弟佯稱要去小便，山婆婆告訴他「要尿就尿在疊蓆上。」大哥說要去大便，山婆婆命令他說「要大就大在床上。」之後，一把抓著排行比小娃娃大的男孩的脖子，進入寢室吃個精光。排行前面的三兄弟靜悄悄地溜出來庭院，爬上院子一角的櫻花樹。山婆婆察覺便問道「你們幾個小傢伙是怎麼爬上樹的？」少根筋的老二回答「用鐮刀鑿階爬上來的。」山婆婆依樣畫葫蘆，拿著鐮刀在樹上鑿階，攀爬上去。三人驚慌失措邊哭邊祈求「天上的神啊，請幫幫忙吧。」這麼一來，從天上垂降下來一條金鎖鏈，

<sup>11</sup>『文藝臺灣』1卷6号（1940年12月）P.403。

<sup>12</sup>前掲書P.491。

<sup>13</sup>『文藝臺灣』4卷4号P.27「紙人豆馬」（華麗島民話集のこと）。

<sup>14</sup>陳藻香「西川滿論」『蜂矢宣朗先生傘寿記念論文集』、台北、2000年1月、P.39。

兄弟三人沿著那條金鎖鍊離開櫻花樹。在此同時，山婆婆也學三兄弟向神拜託「天上的神啊？也賜給我金鎖鍊吧！」結果垂降下來的是一條生滿鐵銹的鎖鍊。山婆婆試圖要爬上去，已經生鏽的鎖鍊立即斷裂，山婆婆就掉到水池裡淹死了。三兄弟平安登天，成為三顆相親相愛的明星<sup>15</sup>。

這則民間故事的解說當中，編著者附上一段話「結尾設定可憐的孩子們變成天上的星星，當是說故事者的貼心考量，著實有畫龍點睛之趣。」編著者應是認為這種結局並不具有普遍性，才做如是註解。但是這種「成為星星」與西川版「虎姑婆」的「成為七娘媽」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姑且不論西川在創作「虎姑婆」之際，是否知曉「老天爺的金剛棒」的畫龍點睛之趣，民間故事的主人翁「成為星星」的故事設計與其個人特質有密切關係<sup>16</sup>。

但是他為了要創作符合南國台灣民間信仰的藝術作品，與其將兩姊妹的魂魄變成天上繁星之一，倒不如型塑兩姊妹成為惹人憐愛的「七娘媽」才更浪漫且呈現美感。而兩姊妹或三兄弟的救命要角-樹木的種類，台灣的「虎姑婆」是「榕樹」；日本的「老天爺的金剛棒」則是「桜木」，從樹種亦可看出民間故事流傳的地理分布。前述季羨林所謂『印度寓言』的書寫方式是以『五卷書』為題材，然後於其上增添個人的發想。西川滿『華麗島民話集』的創作方法與之相類似，故這種書寫邏輯堪稱為經典的文藝故事。劇作家以歷史、秘史、傳說、故事、小說等為題材，因著市場需求，撰寫成藝術取向或商業取向的做法同樣。或是演奏家依據既有的曲子，於其上添加個人特色，以獨一無二的詮釋方式表現亦然。設若如此「藝術作品」是由素材運用與個人創作所構成，則個人創作的占有比例愈多，創作者的人格特質愈能透過作品成現出來。

## 肆、池田風格的「虎姑婆」

1938年刊行的創元選書第一集是柳田國男的『民間故事與文學』。池田授旗影響，沉迷於「柳田國男」民俗學，致力於柳田風格的民俗研究<sup>17</sup>。這一年西川採集『華麗島民話集』題材之際，池田未能贊同西川的選取標準。是以1941年開始，他擔任『民俗臺灣』執行編輯之後，便想落實台灣版的柳田風格民俗研究。精心策畫，每月如期發行，長達三年半。

池田頭微傾的理由是，同一主題有多種版本時，理當選取最大眾化者才是。但是這種題材無法滿足西川的品味，他要的是更具「特殊」效果的東西。換言之，因著兩姊妹的昇天，使得故事開展的空間由人間世界延伸的神仙世界。池田認為，智巧談是主流，而昇天談屬於衍生。如果這種組合編寫成書廣為流傳，那麼「虎姑婆」的原汁原味會因而走味。

此時池田的看法應是，採用柳田國男對「原生民間故事」與「衍生民間故事」的見解才是民間故事的王道。因為「虎姑婆」的骨架具有原生民間故事中

<sup>15</sup> 稻田浩二、稻田和子編著『日本昔話百選』、東京、三省堂、1977年、PP. 376—370 筆者整理。

<sup>16</sup> 陳藻香編『西川滿略年譜』『華麗島民話集』、台北、致良出版社、1999年、P. 131。西川返日後設立限定本出版社，印行『人間の星』六十六冊。

<sup>17</sup> 『民芸手帳』1980年1月号、PP. 9~10。

「克服困難」與「發揮智慧」的兩大元素<sup>18</sup>。而自己苦心採集到的珍貴資料，卻因對方個人喜好而棄之如敝屣。面對這種結果，吾人可以想像池田內心有多難過。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有別種機會，池田何嘗不會想要將故事的原汁原味如實呈現。是以池田在『臺灣的家庭生活』中硬是附加「民間故事編採」，「虎姑婆」就安排在其中第一篇。『臺灣的家庭生活』當中刊載的「虎姑婆」是台灣民間廣為流傳的版本，此處以①稱之，內容大致如下。

從前從前，某一個山村裡有一對姐妹花單獨在家，有一天，化身為老婆婆的老虎來要求借宿一夜。兩姊妹好心就留老婆婆在家過夜。夜深人靜時，姐姐感覺到某種啃咬東西的奇怪聲響便驚醒過來。「老婆婆，你在吃甚麼東西？」姐姐問道。虎姑婆回答道「我在吃豆子。」姊姊硬拗說她也要吃，虎姑婆就給她一支。不料一看，發現竟然是妹妹的指頭。飽受驚嚇的姊姊心生一計，裝作若無其事，雲淡風輕的樣子，說「我要去尿尿。」試圖騙過虎姑婆。但虎姑婆覺得不對勁不讓她離開自己身邊。於是姊姊在自己的手腕上綁上繩子，繩子的另一端交給虎姑婆。虎姑婆才放心說，「這樣就可以去尿」。姊姊來到放置尿桶的地方，將手上的繩子解下來框住尿桶，然後飛也似地逃到外面，爬上一棵大樹。這時等待姊姊回來的虎姑婆眼見她遲遲未歸，便拉拉手上的繩子，結果尿桶裡的尿滴滴答答漏下來，像極了正在小解滴尿的聲音，虎姑婆判斷女孩一定還在那裏。但是等啊等啊還是不見她回來，終於察覺到女孩業已逃脫。這時虎姑婆立即回覆原形。來到大樹底下使命狂吼。姊姊一邊哭一邊拜託虎姑婆「我就要離開人世，請幫我煮好一鍋我最喜歡的花生油。」姊姊趁著虎姑婆拿來花生油桶，綁上繩子，吊掛上去的時候，一口氣將剛煮好的花生油從樹上倒到虎姑婆身上，就這樣解決了虎姑婆<sup>19</sup>。

池田採集的另一種版本主角依舊是虎姑婆與兩姊妹，故事情節類似日本的「猿蟹合戰」，此處稱為②。

孤苦無依的姊妹花站在路旁哭泣，剛好有個騎馬的高貴人士經過，詢問她們為何哭泣。姐妹花回答，今晚虎姑婆就會出現，將他們倆人吃掉。騎馬的人跨下馬來，跟姐妹花說道，那麼，這匹馬借妳們，將牠繫在寢臺上，說完立馬離去。接著來了一個拾豬糞的人，聽完了姊妹花的困境，就說你們把豬糞埋在門口，說完隨即離去。接下來的賣螃蟹的人告訴她們，將螃蟹放到水缸中。賣鞭炮的人說，將鞭炮放到火盆中，然後也都立刻離去。當夜深人靜時虎姑婆出現，首先在豬糞上滑倒跌跤，牠走到水缸旁邊想要洗掉身上的髒污，卻被水缸中的螃蟹一口咬住。一怒之下就要放火燒掉這個家，結果當牠攪和火盆裡的灰時，火盆中的爆竹中爆炸，炸瞎了虎姑婆。痛苦難耐的虎姑婆在家中四處逃竄之際，進到姊妹花的房間，碰到馬匹的臀部，就這樣被寢台上的馬給活活踢死了<sup>20</sup>。

<sup>18</sup>柳田國男、前掲書 P.128、原生民間故事可分成誕生異相、不可思議的成長、幸福婚姻、兄弟之優劣、發見財寶、克服困難、動物援助、言葉的力量、發揮智慧等各項目。

<sup>19</sup>池田敏雄『臺灣の家庭生活』台北、東都書籍、1944年8月。PP.287～288。

<sup>20</sup>前掲書 PP. 290～291。

另外池田還選取了佐山融吉與大西吉壽編集『生蕃傳説集』當中類似上述民間故事的印尼傳説，此處稱為③。

某一天，蛋、蛇、百足、蟻、糞一起出去制服強敵。百足在地板下，螞蟻在水缸裡，糞便則在梯子的最頂端，蛇在門邊，蛋在鍋中，各自選好躲藏地點。到了夜深時刻，百足一口咬住強敵。強敵嚇了一跳想要點火照明，於是來到廚房。鍋中的蛋跳到強敵的臉上。眼睛已經失明了的強敵愈是驚慌失措，來到水缸旁想要洗臉，不料卻被水缸中的螞蟻狠狠地刺了一下。強敵老是無法如願便要爬上梯子，卻踩到糞便，結果身子整個滑落下來。這時，蛇出現一舉殺死強敵。<sup>21</sup>

上述①②③的民間故事當中，顯而易見②③無論是故事情節，或是故事角色都非常類似。但是池田認為，就此要探巡其根源，速速斷定其普遍性，則有輕率之虞。因為畢竟異民族之間的類話，都存在著各個民族遙遠過去難以數計的感情元素，是以不得不慎重處理<sup>22</sup>。總而言之，在地理上相聚遙遠的民族間所傳承的民間故事當中，即便分布著相同系統的民間故事，那也是因著長遠流傳的過程當中，敘述者的個人素養與客觀環境等時間空間的要素的影響，合情合理地重新鋪排過。

『民俗臺灣』30 号出現「與柳田國男座談會」的紀錄。座談會中，柳田國男問金關有關池田的近況。

柳田「池田這個人現在在幹嘛。」

金關「其志在民俗學，不過現正在編輯皇民奉公會的官報。」

柳田「那是為了生活。這個人有心。他最初與我談到的就是民間故事，當時是寄了書還是寫了信，最初是這樣，讓他去負責試不錯的<sup>23</sup>。」

從這段對話吾人可以看出，柳田對池田的期待與信賴。柳田透過座談會，對這個私淑自己試圖探討南國台灣民間故事的青年池田敏雄給予正面鼓勵。在與金關的對談，柳田寄給池田的究竟是書亦或是信自己已經記不清楚，而池田在別的文章裡有所說明，原來是明信片與「民俗採訪記事本」。<sup>24</sup>

年輕的民俗研究者池田充分利用了柳田寄給他的「民俗採訪記事本」。他學習其中的「食習採集記事本」應用到台灣的民俗上，整理出以艋舺的聽聞記錄為主的「台灣食習資料」<sup>25</sup>。如此這般，池田將來自柳田的鼓勵轉化成最大能量，締造出『民俗臺灣』的編輯業績。池田的書寫方式，不論是在『民俗臺灣』，或其他雜誌發表的文章，都與『臺灣的家庭生活』當中「虎姑婆」筆法一致，主要

<sup>21</sup>前掲書 PP. 291～292。

<sup>22</sup>前掲書 P. 292。

<sup>23</sup>『民俗臺灣』30 号 P. 14 座談會柳田國男氏を囲みて一大東亜民俗学の建設と『民俗臺灣』の使命——出席者柳田國男、民間伝承編集者橋浦泰雄、東京高師教授岡田謙、台北帝大教授中村哲、台北帝大教授金關丈夫昭和 18 年 10 月 17 日、東京柳田國男宅。

<sup>24</sup>民芸手帳 1980 年 1 月号、P.10。

<sup>25</sup>『民俗臺灣』4 卷 1 号 1944 年。

是學習柳田國男在民俗採集與記載方式。

## 陸、結語

在台灣普遍流傳的民間故事「虎姑婆」，透過兩個日本人以日文書寫的資料，吾人可以看出文本的藝術性與寫實性。同時也如實反映出文本執筆者西川滿與池田敏雄的個人特質。印度『五卷書』所載民間故事之世界性流傳，以及柳田國男所指出，民間故事的樣貌不論其枝節如何依循時間與空間的轉換而做某種程度的修正，其宗旨依然不變。西川滿之藝術性「虎姑婆」，刻畫出其富於想像的感知；池田敏雄之寫實性「虎姑婆」，凸顯出其實證的堅持。這兩種記載都證實了民間故事的流傳。吾人將之喻為「虎姑婆」之雙璧。

再者，漢民族的習俗中流傳著，虎年生的女性個性強悍，會對老公造成某種傷害，因此娶媳婦都盡量排除虎年生的女性，而且結婚典禮時也盡量不要讓虎年生的女性參加。此一有關「虎年之女」的俗信究竟是否與「虎姑婆」民間故事有所關連，似乎是個很有趣的議題。西川認為日本沒有「虎姑婆」；而池田認為「虎姑婆」與日本「猿蟹合戰」和「老天爺的金剛棒」類似。但是西川與池田都沒有將「虎」的強勢、兇猛與十二生肖的動物屬性相連結。

又大和民族「丙午之女」(1906年、1966年、2026年出生的女性)和漢民族「虎年之女」同樣，因為個性強悍而被敬而遠之。如此這種動物屬性衍生成該年出生者的個性之俗信，應是十二生肖文化的延伸。漢民族「虎年之女」和大和民族「丙午之女」很不幸地一生當中無法揭除這宿命似的標籤。「虎姑婆」的民間故事將會繼續流傳，但是「虎年之女」和「丙午之女」這種特定形象大概會隨著時代變遷，女性主義的發展而逐漸淡化。

### 參考資料

1. 張恒豪「讓「庶民記憶」在「個人心靈」裏復甦—談「善訟的人的故事」「夜猿」的民間故事」『淡水牛津文藝』第4期、1999年7月。
2. 柳田國男『柳田國男』全集第6卷、東京、筑摩書房、1985年、二十六刷。
3. 李景江・李文煥『中國各民族民間文學基礎』、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1986年。
4. 季羨林『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5. 張方訳『講故事一對敘事虛構作品的理論分析』駱駝出版社 Steven Cohan / Linda M. Shires 作,台北,1997年。
6. 西川滿・池田敏雄『華麗島民話集』、台北、日孝山房、1942年。
7. 『文藝臺灣』1卷6号(1940年12月)。
8. 『文藝臺灣』4卷4号。
9. 陳藻香「西川滿論」『蜂矢宣朗先生傘寿記念論文集』、台北、2000年1月。
10. 稻田浩二、稻田和子編著『日本昔話百選』、東京、三省堂、1977年。
11. 陳藻香編「西川滿略年譜」『華麗島民話集』、台北、致良出版社、1999年。
12. 『民芸手帳』1980年1月号。
13. 池田敏雄『臺灣の家庭生活』台北、東都書籍、1944年。
14. 『民俗臺灣』30号。1943年12月

15. 『民俗臺灣』31号 1944年1月。